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碣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亦日寶應

四

上堂赤肉圍上壁

立丁仞僧問赤肉圍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

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驢亂

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

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

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

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

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

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

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

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

大行瞎漢叅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

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

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

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

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

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

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

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

曰明堂瓦掉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
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
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
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研棒問如何是無
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

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

如何師曰兩箇貓兒一箇獛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
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
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

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
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
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
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

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
曰警嗅警喜曰傾湫倒巖時如何師曰老鷁
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
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
如何是蒼鬚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
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
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
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
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
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頭南馬頭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併一
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
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盜小
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
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

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你旣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没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

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

一拂子

守廊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

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

今日方始管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廊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趨出穴曰趣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楊三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六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

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羆兒貉

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

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

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

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

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

召從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

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

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

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

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

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

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

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
據天平作

寶壽和尚第二世 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

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

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

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叅知識去壽曰

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

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闡闡之中浩浩紅塵

嘗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

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

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

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詣師開堂師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

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法眼云甚麼處
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

不占閩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慤

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柱上燭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腳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

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

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
年間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
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
拜師便打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丈嚮和尚會禪是

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

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
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
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筍也無師曰千株萬株
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
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
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
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
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

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
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喰問學
人手持白刀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
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
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
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
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
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
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
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
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

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
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
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

卷三

裏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
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
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

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
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
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
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
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齊退令客司請
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

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
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
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
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

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
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顥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

卷二

九

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
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
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
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
濟清曰鏡水泰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

師曰滄溟尚怯艨輪勢烈漢飛帆渡五湖清
堅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
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
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譎語師曰澤廣藏山理
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

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
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
駢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
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
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
章師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莫獻詩
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劔看師曰鼎首旣人攜
劔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頽師曰若
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寂

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
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
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
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師參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
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
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
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
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喝三下棒曰今日
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閻黎曾到此間麼師曰
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
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閻
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廊侍

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住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閩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大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覲著覲著卽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瞶瞎曰瞶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遊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

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波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貰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波佞性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波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波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覲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

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
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
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
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
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頓面看問如何是

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劔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天魔瞻裂曰磨後如何師曰
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
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問干木
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
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
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

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
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
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
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逼破閻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
機師曰和盲慾想瞎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
師曰豬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
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
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
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
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

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痘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街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

卷三

十三

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

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

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練射時徧十方落處無

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

磨練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施出這

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

盜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盜問未達其源

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

露鋒鏃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驃膠

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心裏分眞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蟬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鑊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貶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貶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卽六六卽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鵠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
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
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
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

壘

十四

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
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
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
問九夏賓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
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
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
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嗟
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

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
青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輩感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閻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閻黎閻黎
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
欲識閻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
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眾雲集請師
說法師曰赤脚人趨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
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
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

壘二

十五

當軒顯紅光燦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
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
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

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卽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大吠堯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携蘿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時如何師曰雖聞曾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

何是鑊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間如何是

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頴橋安禪師號胡鐵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
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
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
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父院曰若喚作棒眉
顙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
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
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

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

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鶠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

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塹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耙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

一漁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
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
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
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
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

禪

十九

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
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
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
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
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
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
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
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
不聞聞師曰曠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
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

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
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
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
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
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
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
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
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
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
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
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
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旣不

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喝一瞋問如何是衲僧

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

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閣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

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烟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

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閣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喝三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達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

便問拄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

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闡闔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欝爬鑊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第二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輶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

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
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
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
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
土行處絕孤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有問者曰
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刹力致
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遺
僧契聽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聽排闥而入

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
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沒有力
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瞿
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
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
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敵殺有何方便入得
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
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
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
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
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
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
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
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

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覩
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
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
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
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
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
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
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
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
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
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
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

禪二
舌

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
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
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
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并汾
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
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
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
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
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
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
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
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
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
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
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

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劒攬龍
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
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
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驕頭楔時有僧問如

馬三
五

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
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
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
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
地用鎗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
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
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
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臥草
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
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
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
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
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
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昇師曰三家
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
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
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
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
師曰天酥陁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
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
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辨繙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偈二

手

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悟慈悲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

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

受罰復至日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

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

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餽設
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
起塔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音釋

蘿呼官切音歡狼曷各切音貉曷各切音輪龍春切音龍春切音
也也惄同憐亂也又盛貌榦盧嚴切音榦蓋鍼屬

卷二

七